

现代作家

张泽贤

经眼录

●张泽贤 著

现代作家手迹  
选录

●张泽贤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张泽贤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0706 - 363 - 6

I. 现... II. 张... III. 作家—手稿—中国—现代—选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547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封面题字: 韦 一  
装帧设计: 王 峥  
版式设计: 李如琬

##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

著者: 张泽贤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http://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锦佳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423 千字

印张: 21

印数: 1—4000

ISBN 978 - 7 - 80706 - 363 - 6/I · 145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555

# 自序

2006年年初，拙作《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正在定稿之际，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编辑黄政一先生打电话来——这电话，也便决定了这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被获准“出生”的命运。

说得更准确些，决定此书命运的，是政一兄的一个“灵感”。他告诉笔者：当他看到《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中《作家书简》那篇文章，以及所附的4幅现代作家手迹时，居然会怦然心动！情绪也随之激动，自言自语，突口而出：“此书可以一做，肯定能写出新意，有可读性；而且对现今专门收藏名人手迹者，也可作为工具书来核实查对，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电话另一头的笔者，心头同样怦然一动：灵感的默契，居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段产生。笔者高声对着电话说：“我们产生共鸣啦！”

接着，便在兴奋之中进行多次探讨与策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书的框架，于是动手查找与中国现代作家有关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开始了充满情趣而又艰辛的撰写历程……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并非凭空臆想而成的东西，它的产生是有其“血脉”和“母本”的。这“母本”，就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由万象书屋初版的《作家书简》，当时的印数是5000册，但此书现在已经绝版，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它的踪影。这本旧书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虞山的平衡，也就是曾经办有中央书局和万象书屋的作家兼书商平襟亚。这位今人已经很陌生的老兄，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却是大出其风头的，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虽然他不是发明“一折八扣”廉价书的首创者，但他却是个“一折八扣”廉价书的改进者，他用仿宋字排印，还刊印了不少明清著作，其中颇多流传极少的明代珍本，这在当时的“一折八扣”廉价书中非常突出，有过一定声誉。所谓“一折八扣”，也就是定价一元的书，一折成一角，再加八扣，一本一元的书只卖八分钱。平襟亚的改进之举一出，居然受到欢迎，他也从中大赚了一票。接着，跟者如云，接踵而至，就此把出版界搅得昏天黑地，把正规书局搅得叫苦不迭……直到后来，由“一折八扣”而为六折、五折，于是便粗制滥造，错字百出，这才引起读者的不满，结果因无人问津而成一堆废纸。就是这样一个头脑活络的出版商，在国民政府即将崩溃的前夜，在自己开的万象书屋里，编出了这本颇有份量的真迹影印本《作家书简》。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的亮点有三：其一，货真价实的原信制版影印；其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顶级”的作家几乎囊括其中；其三，信函蕴含着的史料内容丰



厚、价值宝贵。至于，平襟亚是如何想到要编此书，又是如何编成的，这在《作家书简》他所写的《卷头语》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此文已附书后“附录”中，读者可以顺便翻阅，在此免去赘言。

当然，《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也有编辑体例上的明显缺点。比如删去了受信者的人名、谈到的书名或刊物名或文章题目名，同时还不加注释，是把一头雾水不问青红皂白地扔给了读者。此书有的信前有上款或抬头，有的则没有，或被无情删去，甚至还莫名其妙地用“×××”表示，简直是有点不负责任。从这些存在的缺点看，平襟亚先生在编此书时，可能是仓促而为，作为一个精明的书商，销书可能是内行，但好像编书之道不谙不熟，或者说是有意识间来个“黑色幽默”，给后人后世留下不少哑谜，提供的是不同猜度与推测的方向，简直近乎于在开“历史玩笑”。当然，话还得说回来，作为同时代的编者，也有其难处，由于缺乏一定的时空感，要编者把作家信函中的所有事情都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平襟亚能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大厦即倾之时，编出这样一本“作家手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完全可以把它视之为壮举。而更为珍贵的是，这本书为后人后世留下了这批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叱咤风云、发光发热者的手迹，并以手迹之形态，进一步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就是平襟亚老兄的功绩，今人永远也不应该有所抹杀！

《作家书简》问世于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那一年，距今已近一个甲子。在这一时段中，社会生活虽有平静安稳，但也不乏惊心动魄和曲折坎坷，建国前的书、建国前的人，命运相仿：人随书亡，书随人毁，能残留至今的旧人旧书，已经不多，真乃福大命大缘分大也。《作家书简》便属此列，而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辑录当代中国作家书信成书的，除了鲁迅先生有过个人手迹书简集《鲁迅书简》（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外，还出过一本由孔另境编，但没附几幅手迹的《现代作家书简》（1936年5月生活书店初版），如此一比较，平襟亚后于前者编的这本虽不十全十美的《作家书简》，完全可以归入罕见珍本之列了。

这样的珍本，能让它重见天日，除了是这一历经沧桑的旧版本本身的渴望外，如今的读者也非常祈望能再与之见面。而且，现在的时机基本已经成熟，也就是说，过了60年，对这些作家也基本上已经“盖棺论定”，曾经沉没于底层的现代作家，也一个个飘浮了上来，让人看清了半边脸或整个脸的真面目。而对这些作家在书简中提及的史实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纵横积累。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作家的手迹作品，诸如短函、信札、条幅、题签等，广为收藏者所青睐，并伴随着作家的知名度和书简所含的史料价值，其价格也与日俱增，在拍卖市场中居然还爆出乎意料的震惊……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现在做它一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如何来做呢？当今的出版界好像都在致力于摸索与尝试，虽方法不少，但大体只有两种：一种是用现在的纸张、先进的设备，来印老掉牙了的内容，以卖

名人的名气来翻印。说实话,那只是充当了一回文化“搬运工”的角色,虽有一定的保存文化遗产的功效,而且做起来也不累,但少却的是今日研究者的传承积累。这种积累,也便是今日对昨日的一种“论定”。另一种做法是:既保留旧版本的原汁原味,但也撇掉浮在上面或沉在下面的杂质,对留下的部分加以分析、诠释甚至评判,具有较强的“今日论定”取向。笔者之所以非常推崇止庵先生做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其闪光点就在于这种“今人论定”,那是一次很成功的探索,值得推崇。虽然,这类探索是多种形态的,但是百变不离其宗,知识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对读者来说,都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与可读性。

笔者做这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与止庵先生的校订还有些不同,除有一定的校订成分,订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但更多的是从手迹这一物化形态出发,去深入探究它的文化内涵与史料内涵,目的是想让现代作家与其手迹与笔者的“经眼”相吻合起来,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旧与新糅合的综合效应。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成熟,但起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今人论定”的雏形,而不仅仅纯粹端上来一盘加上点“花头”的冷饭。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与责任编辑一起拟定了每篇文章、每个作家的“四元素”,即:作家手迹、手迹释义、手迹识小和作家小传,突出的是“手迹”。

“作家手迹”是主体,如没有它,也便成不了书。原图影印,真迹不失一丝一毫,如在收藏名人“纸头”时,能用于比照核对,可以说是绝对可靠。同时,形态各异的手迹也可归之于书法一类,具有较强的鉴赏价值。

“手迹释义”是进一步挖掘的路径,如读不通或弄不懂“路径”,那就容易误入歧途,误己误人。虽然“释义”并非易事,但在笔者认真的解读与书家的帮助与指导下,基本上把“路径”搞清楚了。当然,也不能否认,在“路径”边上可能还会有几块“碑石”仍弄不清它们的来历,那只好用□代之,作为以后的“填空”。但从总体上看,把“路径”分辨得已经比较清楚了。

“手迹识小”是此书的重头戏,像戏剧中主角亮相,配角登场,文唱武打,热闹异常。笔者在此所花的气力也最大,有时为了找到与信函中内容相符的史料,翻遍寒舍的书架书柜,冒暑往返于上海图书馆,有时能找出只言片语,有时则无功而返。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只能忍痛割爱,有的只能敲上几声“边鼓”,围着主角跑龙套,虽不能单刀直入,似也能从旁窥得当年氛围之大概。

“作家小传”尽量配上肖像照片,并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形象为主。实在难找,则选用建国后的肖像;如无法找到的,只能空缺。配作家照片,也是一种结尾式的“亮相”,很像戏剧中的落幕锣鼓,“哐”的一声,到此结束。幕落人散,形象犹存,余音未绝,留给观者无穷之遐想。

如今,此书已成,这场戏也总算唱完。回想起一年前,在拙作《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尚未出版之时,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当家人就与笔者签订了此书的约稿合同,可见是看中了这本充满着情趣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书籍。现在想想,除了要感谢



政一兄的“灵感”，更要向“远东”的当家人表示内心由衷的感激。

本书涉及到的史料面广，内涵也极为丰富，这对笔者的要求不低。笔者深感才疏学浅，还在学步，能完成此书，已经可说是“勉为其难”也。但笔者一点也不敢敷衍了事，而是一刻不停地在认真做这本书，因此唯一的愿望也便产生了：望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点辛勤的影子以及所付的心力，并能坦诚相见、不吝赐教！

张序贤

2006年7月22日

# 目 录

## Contents

丁 玲	1	邵洵美	106
丁 谛	5	邹韬奋	110
丰子恺	8	陆小曼	113
巴 金	12	陆丹林	118
王西彦	16	陈子展	122
王统照	20	陈独秀	127
冯文炳	23	陈衡哲	135
冯沅君	28	周作人	139
叶绍钧	31	林庚白	144
冰 心	35	林语堂	148
刘大杰	39	罗 洪	154
刘半农	44	罗念生	159
孙伏园	48	罗皑岚	164
朱 雯	53	茅 盾	168
朱光潜	56	郁达夫	175
朱自清	59	俞平伯	181
毕树棠	62	施蛰存	185
老 向	69	胡也频	189
老 舍	72	胡山源	193
许广平	77	赵清阁	197
许钦文	81	赵景深	202
吴 宓	86	凌叔华	207
宋春舫	92	徐 訇	212
李健吾	96	涂志摩	216
沈从文	99	袁昌英	222





郭沫若·····	227	蔡元培·····	288
钱玄同·····	232	黎烈文·····	294
钱钟书·····	239	戴望舒·····	299
曹聚仁·····	243	魏如晦(钱杏邨)·····	304
梁实秋·····	248	中国现代作家“纸头”谈屑·····	308
黄庐隐·····	253		
储安平·····	258	<b>附录</b> ·····	315
谢六逸·····	262	《作家书简》·卷头语·····	317
谢冰莹·····	266	读《作家书简》·····	318
鲁迅·····	273	《人间世》发刊词·····	323
熊佛西·····	280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总人数·····	324
臧克家·····	284	跋·····	326

# 丁玲

手迹影印

汗孫先生、

我是只够写点小说，小说很不会写  
短篇。近来更写的少了，只替北斗写一点，还是  
像莫奈何写出的。说句要紧的话，我竟  
然欢喜出钱买，不过手边没有，写又难所  
以只请别人抄原稿的若哀，不要给他限  
制，却可有秋尔时写也。

丁玲

二十一日

## 手迹释义

萍荪先生：

我是只能写点小说，写小说很不会写短篇。近来更写得少了，只替北斗写一点，还是像莫奈何写出的。驼铃肯要我的小说，我当然欢喜为驼铃写，不过手边没有，写又难，所以还请别人能原谅我的苦衷，不要给我限制，几时有就几时寄吧。

丁 玲 二十二日

## 手迹识小

这通书信是丁玲写给萍荪先生的。

萍荪即黄萍荪，黄是浙江杭州人。从此信的内容看，当时黄萍荪好像是在编《驼铃》杂志。这是向丁玲约稿后的回信。

丁玲此信的文笔极其简朴，似乎是在说大白话，但话语之间的逻辑性极强，环环相扣，似无一点缝隙，此信可以使人一口气读完，不打“格楞”。这也是叙述的一种本领，那叫质朴。这种风格，基本上与丁玲创作的文学作品的风格较为相似，也许是应了“文如其人”的俗话。

信末，署有“二十二日”，只知日，而不知年月。但从信中的内容似乎可以作出一些判断，信中讲到“只替北斗写一点”，而《北斗》月刊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当时就由丁玲在主编。《北斗》创刊于1931年9月20日，到1932年7月20日出版至第二卷第三、四期的合刊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前后总共只出了七期八本。这个刊物“命”虽短，但它却是“左联”第一个以发表创作为主的刊物，撰稿人也很有名，其中有瞿秋白、冯雪峰、鲁迅、沈起予、郑振铎、丁玲等。《北斗》每期都刊登有插图、小说、戏剧、诗歌、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文艺随笔等专栏。丁玲的小说《水》，就是分了好几期发表在《北斗》上的，也许这就是丁玲在信中所说的“只替北斗写一点”吧。

关于创办《北斗》，丁玲曾经有过一段回忆，可作解读此信的参考：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北斗》一开始的确比较灰色，写文章的包括有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但是出两三期

后,也就慢慢地红起来了,国民党也注意了。

从这段史料可见,丁玲的这通书信应该是写于1932年之前,是在《北斗》的“存活期”内。至于准确的年月,似乎又难以断定。如果,再从另一史料分析: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七号寓所“失踪”的事实。由此也可推断丁玲写此信的时间,决不会在“失踪”之后。

至于,《驼铃》这份刊物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几乎查遍了现代文学期刊的所有资料,也未发现相关的背景材料,估计还存在有“死角”,那就只好以后再慢慢去填补这一空白了。

丁玲的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是看不出有一点“小家子气”。从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从字与字的摆布上,从行与行的呼应里,仍可看出写信者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全信的字不多,但在笔画中能够感受到一种从里到外的“大气”。

## 作家小传



丁玲,著名女作家。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县的名门望族,原名蒋伟,字冰之。辛亥革命对她产生过一定影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开始接触进步报刊并进行创作。1922年到上海,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1924年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反响热烈。1928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共同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1930年加入“左联”,任《北斗》主编。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2年在上海和潘梓年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南京。1936年在党的帮助下出狱并秘密到陕北。194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发表影响很大的争议小说《在医院中》和杂文《“三八节”有感》。1944年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光华书店出版,1951年获斯大林文艺奖,并被译成10余种文字。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错定为所谓



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遭到“再批判”，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并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副主席。1986年3月4日逝世。

# 丁 谛

手迹影印

秋前思生总集，承 疏 之 说 曰 以 年 下 年 以 晴 雨 相 试 味 有 自  
 之 能 故 却 珍 生 矣 彌 勤 彌 惜 此 故 语 语 近 十 一 句 诗 既 江 城 官 日 暮  
 以 之 大 野 着 寒 小 堂 此 里 故 前 茶 舍 固 不 注 向 朝 风 吹 肌 生  
 觉 料 苦 运 物 物 收 叶 空 相 间 烟 火 昏 与 风 秋 思 坐 竹 下  
 寒 风 中 吐 语 他 说 以 诗 山 暮 亦 可 具 味 味 也 希 此 语 心 悟 守  
 中 旨 以 思 一 拜 户 既 时 以 疏 语 希 雅 地 语 亦 殊 以 相 同  
 茶 舍 句 叙 亦 说 足 崇 矣 记 于 小 林 村 以 名 德 故 以 区 中 之 作 中 社  
 斋 甜 德 语 之 江 海 之 潮 涌 作 于 暮 盖 以 心 悟 之 章 一 味 概  
 之 章 质 解 之 依 之 道 也 而 亦 以 依 奇 及 而 非 迹 踪 也 心  
 深 尚 往 以 以 可 知 之 虚 王 微 时 道 游 仰 对 心 悟 之 文 何 德 格  
 故 盖 善 之 大 人 也 久 章 年 记 也 先生 之 诗 以 手 耶 耶 寒  
 惟 珍 物 亦 以 数 语

著 中  
 第五下谛 跋  
 二月六

## 手迹释义

秋翁先生道鉴：

承教之次日，即乘下午四时火车匆匆赋归，有负宠招，郇珍坐失，弥歉弥惜，比抵镇站逾十一句钟，既江城宵禁时矣。大野荒寒，四望如墨，站前茶舍，阒尔深扁，朔风砭肌，益觉枵号，迤街摊贩，叫卖相闻，灯火莹莹，与风飘忽，坐灯光下，寒风中，啖馄饨一碗，此情此景，亦别具滋味也。席地站内，括守中宵，此见一肆，门户既张，乃欣谋一席，虽地仅容膝，倾粗沙茶壶而饮，亦诚足乐矣。讫可小休，转以忘倦，取篋中大作《秋斋杂忆》读之：江海之识，缤纷之事，益以曲蜷之笔，味橄之章，一卷醺之，俟其达旦，而“书城猎奇”及“南北游踪”诸文，尤深向往，江山可证，文献虽微，卧游俯仰，则心艳其文：因缘馨颜，盖眷眷其人也，文章知己，先生也谅我乎？祁寒惟珍摄，专此敬颂

著安

弟吴丁谛敬启 一月廿一

## 手迹识小

这通书信的作者是吴丁谛，此人的姓名，连同一时期的作家叶灵凤对他也不熟悉，可见“吴丁谛”决非“闻人”。

吴丁谛，原名吴鼎第，字调公，有着多个笔名，“丁谛”是其中之一。他生于1914年1月5日，江苏镇江人。建国前曾在镇江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曾著有论著《谈人物描写》、《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及《论刘勰的风格论》、《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等。他在1933年至1948年间，为《人间世》、《宇宙风》、《鲁迅风》、《万象》等刊物写稿，当时用的就是“丁谛”的笔名。在《万象》中，经常能见这一笔名。

吴丁谛的资料相当少，但也有透露。他在为胡山源著的《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写的《记山源先生（代前言）》中讲到过自己，这可以从一侧面了解这位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家：

大约在1939年秋天。那时，我的家庭刚搬到上海新闻路永善坊不久。由于我接连向《自由谈》投过几次稿，都被采用了，又听人谈起这副刊是由山源先生主编。出于敬仰之诚，向前辈讨教之心甚切，于是有一天，我便特地赶到汉口路《申报》馆去拜访他。那时，我还只是二十五岁的一个中学语文教员，虽说抗战前也曾写过作品和论文，但在文坛上还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和他结识不久以后，他便把主编一个同人刊物《文艺世界》的一些事叫我凑合着去做。及至《文艺世界》停办，改出《正言文艺月刊》时，由于他赶写《明代义民别传》，又在东吴大学任中文

系主任，工作相当忙，出于对我的信任，把刊物的大部分具体工作几乎都交给了我。

吴丁谛的这通书信，正是写给《万象》老板平襟亚的。平襟亚生于1892年，江苏常熟人。他的原名叫平衡，字襟亚，曾用名沈亚公，“秋翁”是他的笔名。据说，这一笔名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中的文章《舞场中》。之后，在他创办的《万象》月刊上经常使用此名。

从此信的内容看，这是吴丁谛先生乘车到达镇江车站时，时值宵禁，便只好在车站席地而坐，也只好借得一席只能“容膝”之地，喝粗茶，读秋翁大作《秋斋杂忆》。全信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写自己当时的遭遇与感受，文体用的是“文言体”，还颇有诗赋韵味，写得相当有意趣。在信中，丁谛对平襟亚的《秋斋杂忆》大为赞赏，可说近于吹捧，结论是：引为文章“知己”。可是，在不少资料上称《秋斋杂忆》为《秋斋杂记》，看来“杂记”显然是手植之误。

至于，吴丁谛与平襟亚是怎么认识的？是在何时认识的？不清楚。但从书信的内容看，写得如此有文采和情真意切，也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俩，一个是镇江人，一个是常熟人，近在咫尺，大可看作是江苏“老乡”。因此可推测，除了约稿与写稿的关系外，乡谊之情也许是促成彼此相熟相知的一个原因。

丁谛的这通书信，除了无年份外，其余均完整。不过也有被“挖空”的情况，在信末“文章知己”后，空有两字，笔者怀疑是被“挖”去了一个人名，但不知何人？从此信的手迹看，可属“蝇头小楷”之列。而且，从总体看，字也写得很规正，颇有书家之功力。从中仿佛还能看到作者行事作文、待人处世的某种谨严风格。

## 作家小传

吴丁谛，1914年生，江苏镇江人。曾任省立镇江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建国后先后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后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主要论著有《谈人物描写》、《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等。此外还有《论刘勰的风格论》、《论司空图及其诗品》、《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等。





# 丰子恺

手迹影印

前日寄上信件，想亦收到。  
今又得一卷，就地之物，景亦方  
情，以得士人集。如寄书，刊在  
不记也。近自上海回，累年些，不知  
破否？嘉兴吃炸弹，死伤甚惨。  
女打去屏服。一母打脱颈，手中，猫捉抱  
雅散，待人自尔来，目擊其状云云。  
子恺札首。  
子恺